



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文獻叢刊

清代詩文集彙編

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文獻叢刊

清代詩文集彙編

《清代詩文集彙編》編纂委員會 編

上海古籍出版社

清代詩文集彙編 二九一

白鶴堂稿不分卷 彭端淑撰

一

海桐書屋詩鈔八卷 岳夢淵撰

五一

雪聲軒詩集十五卷 高綱撰

一八三

產鶴亭詩十卷 曹庭棟撰

三四三

隨園詩草八卷附禪家公案頌一卷 邊連寶撰

四七五

敘

吾友丹稜彭君樂齋制藝曾敘而行之今其書作古文數卷屬余為訂余惟作者當自北宋後淪亡久矣王季之徒又出而亂之一二高明有志之士扶衰矯弊力返于古乃或升堂而未入室以是為難而又自傷數十年來家貧多病勞勞世故未得竟其所學以為憾然作者之于斯固已深矣余讀其集如懷遠將軍傳石宋合傳擇交說及禮論送弟諸篇雖古人何以難之其他氣格力量皆卓然自命思與白鶴堂稿

蔡敘

唐宋諸公共相馳騁固非一代才也江陰家芳三及山陰胡君稚威皆有識者亦以為然云抑吾聞眉山古勝地三蘇故里在焉數百年後必有起而繼之者其在斯乎崇寧蔡時豫粒齋書

樂齋先生起自蜀中以進士官吏部淡無好也獨肆為古文章於功至深蓋作者之亡久矣其發乎辭以見乎世者其名氏往往為俗所稱道然無所得於中與厚其蓄殖而媿陋冗第無以當乎言也吾誠不知其所以為而文之暇而益久也且幾至於六七百年蓋可數哉先生少時即用力於此歲月既多方夫從政之暇尚勤勤焉而自以為未至也學之可為至篤而其進以愈深其法度森守不肯妄有作既成集舉凡若干篇刻於京師夫蜀自相如楊雄王褒林鴻孺白鶴堂稿

胡敘

之徒以文著乎漢而常璩陳子昂唐庚文同蘇氏洵軾轍繼盛爭耀先生出其後意者將與上下而抗其間乎夫其以為未至而思益造乎無窮是其文之所以異於世已山陰胡天游書

白鶴堂稿目錄



丹稜彭端淑樂齋著

山陰胡天游雅威

江陰寅斗芳三評

崇寧蔡時田雪南

傳十四首

贈懷遠將軍王吾公家傳

石哈生宋石芝傳

倪公懋功傳

白鶴堂稿

目錄

一

龐穎傳

張文端公傳

九如傳公傳

遜菴王公傳

榮祿大夫滿江王公傳

楚錫公家傳

羅節

張節婦傳

陳烈女傳

廖氏傳

王氏女紀事

序十首

離騷中正敘

南華本義敘

送朱式可歸里敘

唐子西先生文集序

送陳思韶之歸里敘

送弟向若敘

白鶴堂稿

目錄

二

送弟子微敘

冷吟居士詩敘

代

碧山堂詩敘

記三首

鎮遠蔡侯碑記

遊王氏園記

萃龍山記

論四首

禮以養人為本論

文論

張獻忠入蜀論

耗羨私議

書一首

與友人論陶杜詩書

墓誌三首

劉宜人墓誌銘

奉政大夫蔡君墓誌銘

白鶴堂稿

目錄

亡子培元墓誌銘

家譜二首

家譜引

家譜後錄

襟著十一首

為學一首示子姪

蜀碧後

襟說一

襟說二

三

襟說三

讀史一

讀史二

讀史三

讀史四

讀史五

讀史六

白鶴堂稿

目錄

四

白鶴堂稿

丹稜彭端淑樂齋著



山陰胡天游稚威

江陰蔡寅斗芳三評

崇寧時田雪南

贈懷遠將軍玉吾公家傳

余祖先將軍諱萬崑號玉吾生九歲而孤弟諱萬嵩甫六歲遭伯氏變貧無以為資然慷慨有大志常以濟困扶危為己任歲旱貸粟於隣人朱翁翁善鑑奇

白鶴堂稿



一

之嘆曰逆宦擅權盜賊橫溢世將亂能障此方者必君也請以子孫託遂指粟數困遺之後壯力治生事有田百頃家僮數十人甲申之變逆賊張獻忠由夔及重瀘破成都據藩府僭偽號大順土賊遽起眉有鐵脚板丹有蕭永道先將軍團鄉勇力為防衛盜不敢近獻逆遣假子撫南王劉文秀屠川南始叩蒲次及丹營丹城外先將軍計款賊且覘動靜於是擇健勇七人與俱內裹綿甲藏利刀牽牛擔酒至賊營賊橫戈豎矛刀劍交加光寒射目從人俯首次進般慄

白鶴堂稿



二

北土賊姚黃黨表韜武大定聞展舉事往投展展愛其勇倚為腹心及賊敗韜屯青神大定屯健為展屯嘉陽兵勢甚壯然展名方威負其才邀視韜與大定兩人陽附展而陰實忌之常有圖展志適展壽日密謀置酒殺之遂圍展宅展子景新率從騎三百自黎雅奔過鐵鎖橋三百騎悉沒橋下景新勢窮乃趨先將軍甫設食而韜眾已駐余家五里外矣景新遽失箸泣語先將軍曰願就縛毋以我累君先將軍曰事急矣公子第行擇駿馬令由間道越蒲叩以奔威

失色先將軍意氣自若賊詰來意語未畢忽從人藏刀墮地鏗然有聲賊叱縛帳下詰以故從人畏賊舌強強不能下先將軍從傍應曰某等去將軍營數十里防路盜劫藏刀自衛無他意也且某僅八人計何能為賊釋之遂歸暗據扼要備賊賊亦旋引去當是時丹東南北諸村殘害幾盡獨吾鄉安堵如故邑之避賊者多依焉獻逆之據成都也悉將楚蜀所掠金載船數百欲順流下嘉陽明泰將楊展起兵大破賊於眉之江口焚其船其金盡沒江中賊逃遁先是川

都○囑○之○曰○賊○追○必○急○此○行○三○百○里○惟○新○津○長○江○可○以○
阻○賊○公○子○渡○江○當○沉○船○母○使○得○渡○吾○自○有○計○以○退○賊○
因○率○鄉○老○數○輩○俯○迎○道○旁○以○實○告○韜○等○數○視○之○不○疑○
也○問○去○幾○何○矣○曰○未○踰○時○何○道○可○及○曰○間○道○近○大○道○
較○易○行○韜○從○大○道○固○令○導○者○紆○其○途○景○新○甫○渡○江○即○
沉○船○殺○渡○夫○韜○至○津○急○不○得○渡○而○景○新○已○脫○去○楊○氏○
之○不○絕○者○先○將○軍○力○也○我○
朝○大○軍○既○誅○獻○賊○於○鳳○凰○山○下○餘○孽○未○息○其○黨○赫○成○
喬○復○據○黎○雅○叛○建○南○觀○察○使○張○能○麟○聞○風○負○印○以○逃○

白鶴堂稿

三

賊○乘○勢○由○青○衣○江○破○洪○雅○夾○江○直○下○嘉○陽○川○南○復○大○
亂○警○報○至○成○都○制○軍○李○公○國○英○憂○之○問○軍○中○誰○能○探○
賊○虛○實○者○或○以○丹○稜○界○連○黎○雅○舉○先○將○軍○與○張○公○應○
試○對○應○試○者○余○家○世○戚○為○人○有○幹○略○曾○與○先○將○軍○相○
犄○拒○賊○者○也○召○至○詢○之○先○將○軍○曰○某○聞○師○出○有○兩○道○
一○由○邛○州○一○由○洪○雅○洪○雅○地○僻○而○徑○險○賊○不○知○備○將○
軍○大○軍○揚○言○出○邛○而○以○奇○兵○襲○之○可○以○破○賊○且○傳○言○
賊○喜○僧○此○亦○易○計○耳○遂○辭○歸○遣○幹○僕○削○髮○易○衣○乞○食○
賊○營○潛○探○路○徑○還○報○制○軍○於○是○制○軍○分○兵○兩○道○尅○期○

暗○應○及○期○使○前○軍○挑○戰○佯○敗○賊○悉○眾○來○馳○奇○軍○突○入○
堅○旗○鳴○鼓○縱○火○焚○其○巢○火○焰○轟○天○賊○回○顧○驚○亂○夾○擊○
之○斬○赫○成○喬○眾○悉○降○制○軍○語○先○將○軍○曰○微○君○之○功○不○
及○此○給○以○都○督○僉○事○劄○付○張○如○之○先○將○軍○堅○辭○制○軍○
不○能○屈○張○官○數○年○亦○歸○先○將○軍○平○生○濟○人○利○物○他○無○
所○計○當○蜀○遭○賊○變○人○人○逃○竄○不○暇○耕○會○大○旱○斗○米○數○
千○錢○人○不○得○食○道○路○死○者○相○枕○籍○先○將○軍○家○有○餘○蓄○
設○粥○場○於○通○衢○之○傍○四○方○就○食○者○日○不○暇○給○復○擇○膏○
腴○地○種○芋○及○黍○稗○可○食○之○物○以○續○之○三○年○所○活○數○千○

白鶴堂稿

四

人○鄉○官○喬○陳○道○儲○少○孤○諸○奴○乘○亂○謀○逆○先○將○軍○撫○為○
己○子○誨○之○成○給○以○業○後○卒○為○所○陷○幾○覆○其○家○事○白○終○
不○與○較○是○二○事○者○父○老○至○今○百○年○來○猶○嘆○息○稱○說○之○
年○八○十○八○卒○以○孫○肇○洙○贈○承○德○郎○孫○端○淑○贈○奉○政○大○
夫○孫○端○節○贈○懷○遠○將○軍○臨○危○囑○子○孫○曰○余○不○幸○少○孤○
履○險○涉○危○四○十○餘○年○賴○先○人○澤○至○今○吾○無○德○以○及○子○
孫○惟○忠○惟○孝○克○勤○克○儉○毋○蓄○舊○怨○而○侮○鯨○鯢○各○守○厥○
訓○以○敬○後○人○卒○之○日○遠○近○聞○之○多○為○流○涕○云○
追○先○人○功○德○只○如○莽○莽○直○敘○而○無○限○可○驚○可○

愕可泣可歌之事皆盤結於字裏行間真文即至文也芳三

史記之妙只在敘一人一事須眉畢出精神盡露耳中間敘得來段段寫生令人讀再過後覺懷遠公性情神彩都見至行文之善提善轉尤通篇扼勝處也雅威

此極經營結撰之作無字句不著意者又跋

白鶴堂稿

五

石哈生宋石芝傳

○萬○評○宋○有○事○蹟○石○無○事○蹟○從○石○叙○起○得○法○開○口○數○
石哈生者或曰秦人或曰蜀人長七尺餘力能扛鼎○錄○便○寫○得○恠○不○測○通○其○太○史○公○妙○筆○
無妻子生業自寓於西安某家供芻米薪水之役惟謹無大小皆喜之居嘗憲言笑無喜慍色人莫測其為何人詢之不言問其名亦不告因共呼為哈生哈生者諺所謂無能而虛生也獨與富平人宋石芝善石芝嘗游滇南察吳三桂必叛因潛匿及三桂之叛也我

朝遣大將軍商善貝勒及將軍班第討之與賊相拒

白鶴堂稿

六

於滇之石萬谿其山三面險峻獨一面稍平賊據之期年不能克

朝廷復遣將軍張勇助之勇兵西北人滇路崎嶇值霖雨多疲救扶杖而行既至旗軍見之舞掌笑曰是尚能殺賊耶號其軍曰張娘子軍於是石芝黃冠道服詣勇轅門軍校疑為賊諜拘以見勇石芝長揖不拜勇詰之曰某與將軍同里聞將軍善將畧兼下士特為百萬生民塗炭而來獻破石萬谿之策勇奇之以禮見屏人語曰策將安出石芝曰賊所恃者石萬

谿也。彼負險以抗。必將深老吾師。須其敝也。然後擊之。故為將軍計。利在速戰。速戰而取勝。非用奇不可。勇曰。用奇奈何。石芝曰。此山東南隅有間道。險阻無備。可通人。旗軍攻其前。將軍以銳卒襲其後。樹旗鳴鼓。令軍士齊聲大呼曰。大兵已據此山矣。賊眾聞之。必驚怖散亂。破之如振槁耳。此固將軍平賊第一勲也。勇善其計。次日。大將軍督戰。勇托病使副將將其軍以行。而潛引三百銳卒。從間道步行。沿嶺攀葛而上。悉如計。賊兵果亂。遂破石萬谿。勇以為能。留軍中。

白鶴堂稿

七

參議其後。平定諸藩。多出石芝策。嘗閒居與勇語曰。某平生少知己。勇曰。如某者不足為公知己耶。曰。某與將軍一言偶合。非知己也。所稱知己者。獨石哈生而已。及歸西安。每訪哈生於某家。必攜酒從後戶入。相見。偕至僻地。跌坐對飲。劇談談罷。大笑。罷復大哭。與盡棄其飲器而散。又嘗於將軍幕中大會賓客。設席虛左。或問之曰。此待吾友人石哈生也。俄而哈生草冠草履。褐衣昂然而入。揖眾直踞其席。石芝傍侍執壺。傾酒甚恭。哈生亦不稍遜。持盃豪飲。傍若無。

眾賓客也。眾大驚駭。卒莫測其為何人。後哈生病篤。其主人將為殯。歛之具。哈生曰。待吾友人宋公備之。主人憂其不及。有頃。石芝果至。哈生張目視之。不發一言。遂卒。石芝為痛哭。竟日。悉出囊中資厚。葬成禮而去。天下既定。將軍勇欲表薦石芝於朝。謝之。贈以金。亦不受。遂隱於華山。云。彭子曰。余嘗與張將軍孫宗純者遊。為言石宋兩人事。甚悉。宋石芝一出而為張將軍畫策。建奇勲。功成身隱。哈生見重於宋。其才智必有大過人者。乃為人奴而不辱。彼其中固有不可測者。耶。宗純又云。哈生既沒。或傳其善天文。本故明宗室子。以石為姓。有託焉。爾問之不言。故世莫能定要之。此兩人亦奇矣哉。

白鶴堂稿

七

精於史記合傳之法。而神韻復超。萬字兆夫子石用虛寫宋用實寫。却正以宋襯石。實處有聲。有色。虛處亦彌覺繪影繪神。出沒變化。不可捉搦。此真龍門神髓。自昌黎書張中丞傳後。一作外千年絕響者也。芳三

倪公懋功傳

公諱國珍其先江南人始祖永昌洪武初隨戰有功歷官建武將軍迨我朝定鼎十七世孫邦俊以剿撫十三家賊為成都撫標遊擊家焉公其冢孫也平居寡言笑尚氣節每讀書至忠臣孝子輒掩卷太息慨然想慕其人康熙丁酉舉於鄉雍正壬子揀發粵西歷試灌陽藤及永寧諸州縣多善政得授義寧令義寧之東北曰雙江苗民雜處與楚城步綏寧二邑紅苗接壤計千餘里隘口十堡七十有二大小寨凡

白鶴堂稿

九

數百鳥言露居不通教化百年來僅設雙江巡檢以羈縻之而已公既至之明年楚人黃順吳萬全煽惑粵苗偽稱名號公捐金令堡目密入苗崗誘出擒之諸苗覺中道劫還合楚苗為奸公力不能禁速牒文武諸大府請兵防衛提督譚某發兵四百駐之苗稍靖時當事者意在撫固齟齬公力陳利害弗應於是知府張永熹巡檢蔡多奇迎合上官意詭言以進曰小醜何能為但得一二人在陳大義足矣勞師動衆轉滋邊釁當事者以為然遂撤防衛之兵而遣公與

多奇及縣丞吳嗣昌等諭之先是兵駐義寧苗驚畏歛迹及撤復變公將行歎曰此所謂投虎以肉徒肆其噬耳然業奉成命不敢辭數日近苗穴遙望苗人蜂擁蟻聚豕突狼奔喧聲遠震林谷多奇潛易衣逃衆俱股栗失色或告曰虜逆已決不去禍將及公曰吾固知犬羊之性不先以威不可以德化也去則示以怯今日之事有必而已惟是朝廷印篆不敢失也付健役自間道還囑曰諭我義寧父老堅壘城垣以待援兵毋復念我言畢正襟危坐顏色不亂如常

白鶴堂稿

十

俄而苗突至取官弁及隨行隸三十餘人盡殺之禁公於土窰絕粒六日縛至烈日中去其衣掘土埋足至膝強之降公罵曰逆虜吾汝父母汝速死吾敢辱吾耶苗以紙筆付公曰若能為書大府償黃金萬斤得不死且歸若公裂紙擲筆於地大罵曰逆虜國家流被衣公罵聲益厲苗盡截其舌公不能言猶仰面噴血作罵狀苗衆爭擊死沉其尸於潭中事聞當事者護前非作公罪

上復遣貴州總督張某經畧楚粵與提督某合兵剿之。織其魁得公尸并公前後狀請於上。上深嘉憫之。為之輟食。賜祭葬。贈奉政大夫按察使司僉事。廕其子彭儀。壹曰倪公懋功與余為世交。恂恂一書生。言若不能出諸口而立志皎然。不欺其素。卒以身死職。何其勇也。經畧張公聞其功烈。抑而復伸。不然含屈九京。誰之咎與。然余聞公自為諸生時。書押則云為國盡忠。案頭五尺亦刻丹心。捧日嗚呼。其所由來漸矣。

白鶴堂稿

士

嶢嶢骨重以瘦硬勝也。若舉肥以相知不足以獻酬羣心矣。雪南
筆化為戟墨化為丹 芳三

龐穎傳

穎姓龐氏字右魯粵西梧州人。自少為諸生。落落有大志。間亦喜談兵事。某科舉於鄉。為楚嘉魚令。再期興利剔弊。邑人安之。康熙戊辰夏五月武昌裁兵倡亂。屠燒縣邑。漢黃諸郡為之騷然。是時嘉魚兵不滿百城垣傾圯。與蒲圻相距近。聞蒲圻已遭毒。百姓爭欲逃竄。穎指陳利害。曉以大義。與同官馬總司協力同心。指天以誓。捐貲犒兵。練鄉勇。掘長堤。藏船艦。躬環甲冑。數月不懈。賊憚之不敢近。因以機畧上提督。

白鶴堂稿

士

徐公其畧云。賊勢雖銳。然倡亂者獨督標二千人。撫標城守均遭迫脅。自餘不過名號無賴耳。今賊既突於安黃。腹心精銳必盡駐江北。其在咸寧者率皆新集。虛張聲勢。若明公迅臨。自望風瓦解。寇既奔舟師順流而下。武昌一鼓可復也。徐公以援兵未至。未即動。後數日復上書云。蒲圻腹內之疾也。蒲圻不破。則賊不得滅。為今之計。大兵堅壘金口。而帥偏師以襲蒲。出其不意。此上策也。迅檄岳州陸路諸軍疾抵蒲境。牽制彼眾。然後以大軍臨之。使賊首尾失措。

此中策也。若舟師孤處以待援兵，曠日持久，勞師斃衆，待其日熾而後圖之，則非某所能識也。書甫達會賊營，撫標舊將沈朝相密遣人致書於穎，約期內應。穎詰其實，驅之金口，而以書上徐公曰：「若輩原無叛志，特為賊脅耳。此來悔禍投戈，實國家之福。惟明公實圖利之，於是徐公俱給以千總劄付，及各兵弁免死印牌，使歸居亡何。沈朝相輩率衆縛賊偽總兵楊兆先，并偽知縣汪應昇以降賊勢，遂以不競。其後徐公大破賊衆於上遊，諸郡以寧，皆穎策為多。穎前後

白鶴堂稿

主

上諸大府凡數十書，招降納叛，贊助軍機，協成大功，不獨嘉魚一邑恃以無恐也。穎性孝，令嘉魚二親在粵，不能遠迎，作亭於堂後，穎之曰望雲。其後卒以憂去，遂隱居不仕。嘉人至今稱說不忘云。贊曰：公孫與前令粵東之番禺番禺多盜，盤踞山海間，屢阻官兵，惠甚烈，與請於當事，願以身往，既以親入海島，諭之不數月而渠魁接踵欵附，盜患以息。其才畧固有大過人者哉。某官京師得從公嗣君驥邇，公嘉魚時事，乃知智勇忠義之風其來有自。公終一令官不足以

償其功，功不足以盡其才，世咸惜之。而與方觀察粵東所表見正未有已，亦足以光前人之烈矣。嗚呼，公不能顯而顯於後人，也有以也夫。

虛者實之寫，龐公方畧極有馳騁簡重之妙，贊語尤佳。雪南

敘事處只數行，餘則撮舉所上書而龐公之功畧自顯。史家義法固應如此，贊就其孫事繚繞前文，尤覺風神無限。芳三

殊覺有奇氣，而法甚嚴密。稚威

白鶴堂稿

西

張文端公傳

公姓張氏諱鵬翮字運青謚曰文端蜀遂寧人也父光祿公某夢祥雲繞室覺而生公幼端靜如成人有大志嘗讀陸宣公奏議至貨賄之際云云慨然歎曰伊尹一介不取孔明淡泊明志先聖後聖其揆一也康熙己酉舉於鄉明年成進士入翰林時館中競以文藝相餉公年最少獨與魏環溪諸公講學不倦癸丑改刑部主事尋遷員外郎嘗辨疑獄不避權貴人皆憚之再遷禮部郎中

白鶴堂稿

主

上召見賜太液解鯉以郎官邀殊恩自公始庚申特簡知蘓州府事未幾以太夫人憂去服除補兗州甫下車釋寃民三十人全婚姻一人因舉者屢遷兵部督捕右理事時

上方重于公成龍問諸臣中誰敢繼者眾以公應於是命與內大臣同使倭羅斯路經喀爾喀地初額諾德與喀爾喀為難

上嘗命達賴喇麻解之至是復交構喀爾喀聲言王師將援以結敵公聞之言于眾曰古人有言慮善以

動此行適中額諾德之忌當預計之母使生變眾迂其議俄而額諾德果執我前軍眾驕欲退公急止之曰不可受天子命出使絕域奈何示小醜怯且吾退而彼罷其後將何以禦莫若陳師固壘以張之而徐遣一介以通其故彼若跋扈再計可也眾猶豫公厲聲曰事出危難正臣子捐軀効命之日公等皆怯某獨當之眾不敢拂于是公從前計額諾德服罪使還轉左理事再遷大理寺少卿己巳扈從

白鶴堂稿

主

南巡還至吳門授浙江巡撫公之撫浙也約已率下興利剔弊旌奇節安流徙七年士敦實行人息競爭會請免捐穀時議欲中傷奏上仍留任尋遷兵部侍郎浙民感公德扳轅涕泣繪其像於竹閣曰俾亡忘我公之惠政已而旋

召江南學政三年上嘉其操賜書獎諭曰從前作清官者宋文清一人近日張某堪與之匹遂遷都察院左都御史會淮黃泛溢南北阻絕運道難通議者欲改海運

上特調公總河命經其事公博考輿圖徧尋故迹于河自開歸至雲梯以下於淮自洪河潮肝泗以上按審形勢歎曰河性本直而壩曲之是拂其性也河流入海而隘其口是阻之流也昔之淮南高而北下今之淮西亢而東傾而以數竇為之牽引欲其還向清口不亦難乎欲疏河必開海口欲出清必塞六壩海口不開譬之果腹而間尾不暢也六壩不塞譬之厄漏而中無蓄停也乃陳十策願以便宜行事

白鶴堂稿

七

潘季馴江一麟所築歸仁堤之遺折攔黃壩杜諸決口倍大河南北之堤曲者使直而河水朝宗堵唐梗六壩開張福口裴家場濶泥淺三汊儲及張帥諸庄挽全湖之水并力敵黃而清淮以出是役凡耗帑數百萬有奇公不以一錢利已故下亦感激輸忱樂為之用當是時水安其道民寧其居舟行不驚淮運乃濟時人為之語曰昔之帑肥於人今之帑肥於地美公潔也其居民為之謠曰塘梗築兮水不通白駒開兮下河通海不揚兮水不湧民樂其中兮人安而歲

豐頌公功也先是陳家庄外近漫灘內逼湧泉狂瀾騰沸相傳有水怪焉公為文祭之三曰有狀如牛徒去於是癸未上南巡自清口至桃源周行徧視河黃淮清回視公曰朕三十年前泊舟於此水不覆堤者數寸今安瀾若此卿之功也公頓首謝曰此皆奉我皇上經畧非臣力也詔為刑部尚書尋轉戶部尚書再遷吏部尚書上嘗以公公直廉明凡有大疑獄輒遣判之前噶禮

白鶴堂稿

大

之泰陳鵬年也公直鵬年而曲禮公子某牧懷寧屬禮下例得薦禮語同列曰吾且殺張家子姑從民望寬之尚望薦乎公按姦發伏振摘是非無所容回多類此世宗即位元年拜內閣大學士上在藩邸洞悉天下利弊及中外臣僚淑慝故初御極即有是命其子某及其孫各賜爵有差時上方勵精圖治毅然更新公亦以身任天下事因能授任持大綱去煩細時議稱賢相焉公自弱冠入仕

及為相凡五十餘年名滿天下主上不疑同官不忌
考諸史冊往往難之年七十七卒遣子以邊防河防
海防三大務遺奏

上悲悼減膳贈少保謚文端贈賜甚厚公兩知貢舉
及同考官所拔多知名士三視河當為相

上猶遣公曰以位則卿不當差以齒則卿亦不當差
然偏視諸臣無出卿右者蓋公長於治河凡所經畫
無不完固至今數十年來遵守其法不變某丁未試
南宮上以春寒賜天下貢士綿衣薑茶試畢羣詣

白鶴堂稿

九

闕謝恩太宗伯吳公襄宣於衆曰上有旨汝輩他
日作官當如張鵬翮朱軾方不愧朝廷其見重如此
贊曰蕺子有言其生有自來其逝有所為聞公初入
棘閣監臨某公夢綠衣白馬人入某號以為奇使人
記其名于簿試竣按之公名列焉祥雲繞室之兆洵
非誣云

吾嘗恨蘓長公之才而敘司馬溫公神道碑之汗
漫而無所收拾也今張公為一代賢相事業兩天
壤而得丹稜史筆垂諸不朽較溫公覺更有餘榮
欽法最詳整無一懈筆無一弱句波瀾意度處處
老成真今日大手也胡雅咸

白鶴堂稿

九如傳公傳

真之臨安有古君子曰九如傳公友孝而仁愛好施
與方十歲失怙恃穉賊蜂起熒熒一童子奔走兵間
獨能拮据寃寃以終大事衆共奇之此長就學貧無
以為資去學賈善會計數年產殖用饒公用既饒而
不以為自利也散其餘於鄉隣宗族間無所惜先世故
江西高安人伯兄大年自高邑反公為謀家室析產
視己當穉賊之亂他州邑避兵者多僦居臨俗忌
孕婦將產則主人迫出之公曰薄俗也設義宅數十

白鶴堂稿

丰

間于崇德街月給薪米四十餘年論者方之漢賈父
云先是臨郡路險而多水患苦無梁今之所渡若石
橋棍橋相見坡橋及奠安永濟天綠瀘江雙虹之屬
皆公建也工役之費計以數萬其成也輒踰年公倡
其難衆景從之事無鉅細皆任公寒暑風雨雜處傭
工畚插間屢日夜不稍息其家人或相慰曰公母頃
甚公曰吾為是橋將永利行人諉諸工人其可信乎
汝輩第毋以家事關我我樂此不疲也復以其餘力
板柞械刻崎嶇卒勤勤如初傳言公度支時或有以

虛值誑公者夜夢神人鞭之促還其值里中貧人業

牛車載石誤直深塹中泣訴公公憐而默禱之其人

夜半忽聞牛鳴起視之則牛曳車至嗚呼非公精誠

所格孰能致此當是時道路為之謠曰傅公橋可渡

人傳公路可行人雖婦人女子莫不熟公名而樂頌

之而公不自以為德也方永濟橋成其子琳及璉同

舉于鄉越數年璉復成進士瀘江橋成其孫為許由

甲第八詞垣為許者余同年友遷監察御史屢擢奉

天府丞直言極諫中外重之皆公教也公諱大英字

白鶴堂稿

九如封中憲大夫卒之日年九十餘矣嗚呼末俗重

利輕義雖骨肉不相恤况道路哉如公行事殆不多

得固宜享大年及其身食于孫之報也

通篇發明仁愛好施與五字于瑣屑中擇其事之

稍奇幻者極力摹寫而歸結於橋成食報宛如其

人生平稱情而止此之謂無溢美伍受軒

極奇宕又極嚴謹非合嚴謹奇宕不能為此文

遜菴王公傳

公諱廷詔字宣子號遜菴先世宦蜀家瀟江至公凡

五世矣少失恃母子鬻漿無依依外氏稍長始歸值

獻賊之亂與伯兄待聘公潛匿山中待聘公聰慧能

文共相力學家貧常不得食採道傍苦李績之又苦

無書間行後賊營潛拾殘書讀之公之讀書山中也

時方亂離戎馬接踵四面呼號聲不絕不敢出挾書

深林密箐中伺其隙光潛誦蓋好學不倦不以造次

頗沛懈弛天下既定始出應試建南觀察使張公能

白鶴堂稿

麟觀風嘉眉獨喜公伯仲曰此王氏雙珠也當是時

公與兄俱列膠庠名方盛而待聘公條卒是歲康熙

癸卯也公痛兄之亡哀毀骨立比於所生或勸之試

公曰吾與兄相依十數年奔走盜賊風雨草莽艱辛

備歷幸際昇平方期共擬巍科光前烈何圖中道分

折五內俱裂尚忍獨試哉遂不試丙午登賢書庚戌

成進士出為楚南推官未二年察吳藩有遜志遂辭

歸不仕公既家居嘗自負其才不克大展所用經營

家事無鉅細皆有法語人曰吾治家如治國耳會吳